

新图景

大有腔调

□ 夏梦洁

晨雾刚绕上金佛山的脖子，南麓大有镇灰青色的屋瓦上已冉冉升起阵阵炊烟。五月庄稼灌浆的时节，生长在高山田坝的稻秧挺直腰杆，让浆水徐徐充盈谷粒。风一吹，秧苗轻摇，日子渐渐显出沉甸甸的模样。地里的老人说，这天儿正好——日头不烈，雨水不急，地里攒了一年的精气神儿，全往庄稼里蹿。话音刚落，他亮开嗓子唱起来：“大田薅秧水又浑，捡个鹅蛋称半斤。”歌声在犁头尖碰撞，在山场间回荡，又顺着风飘进院坝。牙牙学语的小崽顾不得咽下嘴里的饭羹，咧咧嘴跟着哼：“高粱出来高又高，芭谷出来半中央。”田坎上，妇女右胯顶着盛满热油茶的搪瓷盆，甩腰走来，笑着接腔：“熬碗那个油茶，舍那个待客人，油煎茶叶酥酥酥，掺点水把茶叶煮……”整片土地就这样活络起来。千百年来，每一次春种秋收，高亢明快的民歌都在田间地头起承转合，形成古朴独特的“大有腔调”。这腔调里，藏着一个最朴素的道理——勤者得丰，惰者无收。

大有山水养人，山青得能滴出新绿，水净得映出前朝旧事。在山场里，静卧着一座“鸡蛋坟”，坟前青石历经风雨，蚀出细密纹路，像老人手背的筋脉，也像蛋壳

上的裂纹。这是清代奇女子冯九姑与寡嫂的合坟。冯九姑何人？民国《南川县志》载：“冯九姑，邑东大有乡水源村冯国钰女，嫁本地张德邦，贤淑勤谨而寝于貌。年余，德邦憎而出之。官断给钱百贯，姑领归母家，雇屋独立，勤苦俭约，就钱为资，园放营积，晚年买田租约七百小石。寿八十，没时恣以分界冯氏近族，另提十石交族人冯建亭经营，补助族中子弟求学而无资者。”在女子命运如履薄冰的旧时代，冯九姑被夫家厌弃，却未向命运低头。她摸清鸡蛋生意门道，沿川黔古道販售，诚信厚道，终成一方富户。发家后，她资助族中子弟读书，与寡嫂相依为命，活成了一棵能为家族遮风避雨的大树。如今，鸡蛋坟旁的野草一茬茬生长，比那些贞节牌坊更显筋骨，这是冯九姑用一生谱写的“大有腔调”。

这样的故事，在大有从未间断。今年五月，水源村又出了位全国劳模冯秋容，一个恨不得24小时守在番茄地里的地道农民。他皮肤黝黑，脸上的皱纹随着笑容深深镌刻，粗糙的双手对待塑料薄膜时却格外轻柔。他坚信土地从不会辜负勤劳的人，即便中年时遭遇多次创业失败，倾尽积蓄，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农却把祖辈的经验与现代技术巧妙结合，利用大有海拔

优势种植错季蔬菜，硬是把自家蔬菜产值做到了300余万元。富裕起来的冯秋容没有忘记乡亲，他免费发放秧苗、传授技术，连田埂上歪斜的野菊花都知道——他的手机永远响个不停，那头连着十里八乡求教的种植户，这头系着他対土地最深的眷恋。渐渐地，外地的学徒也慕名而来，冯秋容总是憨厚地说：“只要肯学，我都免费教，种地这个活计，最要紧的是能吃苦。”如今，山坡上零散的小地块已连成片，番茄红、黄瓜翠，一辆辆开往田间地头的货车，载着家家户户的新盼头。这是冯秋容的“腔调”，更是大有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回响。

晨雾又漫上金佛山的山脊，大有的日子仍在继续。“大田薅秧行对行，一对秧鸡一样长，秧鸡盯到秧路子，小娇盯到少年郎。”田间的歌声未歇，鸡蛋坟旁的韭菜青得发亮，冯秋容的番茄正由绿转红。这片土地的腔调，从来不是独唱——它是一代代人用勤恳应和着山风，用坚韧回应着岁月，像田里的稻秧，在风雨中一齐弯腰，又一同挺直脊梁。以土地为舞台，以民歌为韵脚，将个人命运、集体记忆与时代精神熔铸成独特的“大有腔调”，在这青山绿水间，永远回荡。

非遗情

植物染韵绣田园

□ 张儒学

在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，袁隆平院士曾在此播撒下希望的种子。这里不仅有隆平五彩田园的绚丽风光，更有一座独具特色的植物染绣非遗文化家庭博物馆，让这片沃土既承载着现代农业的荣光，又延续着传统工艺的文脉。

走进这座由民居改造的博物馆，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“采蓝染青”的古老年代。馆内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植物染料：茜草的红、栀子黄的、蓝草的青、紫草的紫……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，经过匠人们的手巧，在布匹上绽放出最本真的色彩。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古老的染色工具：木制的染缸、石制的捣臼、竹制的晾架，每一件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。

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属清代传世的《白羽朝辉》。这件从马面裙上取下的花片，用极其细腻的针法绣制了一只正在开屏的白孔雀。那轻盈飘落的羽毛栩栩如生，仿佛下一刻就会随风起舞。另一件《八芳图》则展现了师徒相承的匠心：牡丹的雍容、桂花的馥郁、兰花的清雅、海棠的娇怯，无不彰显着植物染色的独特魅力。

作为大足植物染非遗技艺第五代传承人，刘萍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传统工艺的创新之路。他们将古老的染色技艺与当代生活需求相结合，开发出染织、染物、染体、染食四大类产品。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，先后成立了植物染绣非遗文化家庭博物馆和重庆

市大足区五马湖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不仅解决了数十位村民的就业问题，更让这项濒临失传的技艺重焕生机。更令人振奋的是，他们已与全国10所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，为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培养新生力量。通过参与《非遗里的中国》《诗行长江》等大型节目的拍摄，植物染这项古老的技艺正在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

夕阳西下时，站在博物馆前的晒布场上，看着五彩的布匹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能听见岁月流淌的声音。这座隐于田间的博物馆，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在传承与创新中持续散发着独特的光芒，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谱写着一曲动人的乐章。

人间味

巷子里的老店铺

□ 李晓

老巷的清晨总是雾气缭绕。赵大爷凌晨四点就起床了，他的中药铺子开在巷子深处。推开斑驳的木门，熟捻地拉亮电灯，昏黄的灯光在雾气中晕染开来，像是在熬一锅浓浓的药膳。

这条老巷去年夏天迎来了新生。旧城改造中，它蜕变成集古玩、手工艺品和非遗文化于一体的工艺小巷。改造保留了原有的韵味，浅咖啡色与灰白色的墙体相映成趣，古典与现代在这里完美交融。小巷分为“小巷文艺文化”“小巷记忆”“小巷工艺品市场”“小巷昔日生活”四个主题区域，讲述着独属于这条巷子的故事。

这里曾经有过冰糕厂、糖果厂、铁器厂，住过无数老街坊。记忆里，老奶奶在竹竿上晾晒被褥，老祖父在藤椅上摇着蒲扇打盹。“周三娃，出来下棋咯！”老爷爷的吆喝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。那个光头如西瓜的周三娃，住在唢呀作响的小木楼上，夏天看着他的脑袋，就像坐在老井边乘凉般惬意。

赵大爷的中药铺子，是巷子里最老的风景。六十多年来，他就像一棵老树，在这方土地上深深扎根。当年跟着父亲学医的青涩小伙，如今已是白发苍苍。望闻问切间，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他的老花镜用麻线绑着断腿，却依然明亮。药铺里，两面墙的药柜排列着数十个抽屉，装着他亲手采集的药材。诊室里病人往来不绝，有呻吟的，有发烧的，有焦急催促的。大爷总是不慌不忙，青筋凸起的手稳稳把脉，偶尔轻声说：“伸舌头看看。”那眼神里，盛满了医者的仁心。

最让人叹服的是他抓药的功夫。五指一撮，往秤上一放，分量准得惊人。黄纸包好，麻线扎紧，递到病人手里时，总要叮嘱几句。记得有年我咳得厉害，吃了大爷开的药，不出七日就能蹦跳着够够桐树枝了。

巷子里还有卖酱油盐巴的杂货铺，飘着香气的卤味店，咔嚓咔嚓的缝绉铺，以及修鞋补伞的手艺人。老掌柜的算盘声，小伙计的笑脸，让这些老铺子散发着温暖的光。他们与这条巷子，早已血脉相连。

如今走在改造后的巷子里，新铺的青石板映着旧时的月光。赵大爷依然在药柜前忙碌，陈皮与当归的香气混着文创店的咖啡香，在巷弄间流转。老槐树的影子投在新挂的彩灯笼上，沙沙的包药声里，仿佛还能听见周三娃家木楼的唢呀作响——这条老巷正以新的方式，继续书写着属于它的春秋故事。

四时新

芒种，大地上的欢歌

□ 邓荣河

在二十四节气中，芒种在小村人的心目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。这个带着金属般铿锵名字的节气，在农人的舌尖上滚动了千百年。当布谷鸟的第一声啼鸣唤醒晨露，整个村庄便如听到号令般忙碌起来。老人们常说：“芒种芒种，连收带种。”这朴素的农谚里，藏着土地最深厚的智慧。

五月的阳光淬炼成金，像熔化的金汁泼洒在麦田。作为庄稼老把式，父亲总爱到田间转转。他要亲眼见证麦穗完成最后的蜕变——青绿的锋芒渐渐镀上琥珀色，每一粒麦子都在阳光下饱满起来。风过时，麦田泛起细密的波纹，那是大地在呼吸。父亲粗糙的手指抚过麦芒，被麦尖轻轻扎了一下，他却不恼，反而笑道：“麦芒有劲，籽粒才壮实。”

小村人深谙农时，芒种前的每一天都珍贵如金。突如其来暴雨可能让丰收打折扣，因此家家户户都早早“备战芒种”。二大娘天不亮就去田埂转悠，笑称要“陪麦子说说话”；四大爷夜里醒来，总

要听听风声雨声；就连平日最沉稳的村长，这几日也常望着麦田出神。但这份紧张里，更多的是期待——土地从不会辜负勤快人。

最早感知芒种讯息的，是那些七星瓢虫。它们披着红底黑点的外衣，在麦穗间穿梭，像小小的巡逻兵。孩子们追着瓢虫跑，不小心碰落的麦粒被蚂蚁们迅速搬走——这些地下的小劳动者们，也在为丰收贡献力量。傍晚的麦田里，萤火虫点亮灯笼，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收获季排练一场光的盛宴。

收割机的轰鸣，吹响了丰收的号角。顷刻间，全村人集体出动，广袤的麦田成了欢腾的海洋。六月，那些沉甸甸的期盼终于化作金灿灿的喜悦。男人们驾驶拖拉机在田间划出流畅的弧线，女人们用头巾兜住蹦跳的麦粒，孩子们在麦垛间嬉戏。整个村庄沉浸在麦香里，连路边的野草都沾上了喜气。父亲蹲在新打的麦堆旁，抓起一把麦粒任其从指缝流下，满足地叹道：“这声音，比什么曲子都好听。”

在小村人眼中，芒种也是“忙种”。既要收获，也要播种，一刻耽误不得。早一天将玉米种进土地，就能早一天拥抱秋天的金黄。芒种时节的田野上，热火朝天的忙碌，是最动人的风景。

当最后一粒麦子归仓，村庄终于可以稍作喘息。但农人脸上的笑容分明在说：这场大地的欢歌，永远不会落幕。

书

香政协

渝·悦读

书香里消夏

□ 叶艳霞

夏日的阳光慷慨地洒落，为万物镀上明亮的轮廓。人们躲在屋檐下、树荫里，摇着蒲扇纳凉。这时，我总爱取出几本书，在竹榻上排开，仿佛推开了另一扇清凉的窗。

书页翻动时，常有清风自字里行间生出。读《水浒传》，便觉一股豪气扑面而来，仿佛置身于水泊梁山的聚义厅中，连周遭的空气都带着江湖的快意；看《红楼梦》，则似漫步在大观园的曲径回廊，每一页都浸染着沁人的荷香。邻家老张摇着蒲扇，总笑我：“大热天抱本书，不如吃块西瓜实在。”我不答，只将书页又翻过一页，他便笑着走了。

午后最宜读书。阳光澄澈，连蝉鸣都格外清亮。此时摊开一本游记，随徐霞客登黄山，云海翻涌间，松针上的露珠仿佛能溅到脸上；或是跟着三毛穿越撒哈拉，在星空下感受沙漠的辽阔与孤寂，连皮肤都能感知到夜风的微凉。妻有时递来冰镇的绿豆汤，我接过饮下，充分不清舌尖的凉意是来自汤水，还是书中描绘的雪山清泉。

日影西斜时，我便搬了藤椅到院中读书。这时候适合读些清淡的小品：周作人《雨天的书》字字带着江南梅雨的湿润；汪曾祺《食事》篇篇飘散人间烟火。暮色渐浓也不急开灯，任故事在黄昏中舒展。隔壁的孩子跑过，带起微风，书页自动翻动，似书籍急着诉说。

入夜后，暑气渐散，纱窗外萤火明灭。白日读过的文字在黑暗中浮动，如星辰闪烁。读《庄子》，便觉自己化作蝴蝶，翅膀轻扇间，带起阵阵凉风；看《昆虫记》，耳畔便响起夏夜交响曲，每个音符都带着露水的清凉。有一回读《海底两万里》，困顿时竟觉得床变成了潜水艇，月光透过海水照进来，在墙上投下粼粼波光。

夜晚的宁静与书中的世界相伴，而当雨水开始频繁造访，又为读书时光增添了别样的韵味。空气中的湿度悄悄攀升。书页吸了湿气，指尖抚过时，像触到一片微润的荷叶。这时候读杜诗，“好雨知时节”的意境便格外真切。雨水从屋檐滴落，在青石板上敲出节奏，与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韵律遥相呼应。初夏的新书带着油墨清香，似沾露的草木气息。在这个书香季节，书籍不仅送来清凉，更开启万千世界。文字构筑的绿荫下，藏着无数时空：梁山水泊永远激荡，大观园荷花岁岁绽放。合上书卷，带走的不仅是故事，更是整个夏季的清凉记忆。

原来真正的消暑良方，是让心灵栖居文字砌就的亭台。在那里，每位读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荫凉。



青梅煮时

□ 瞿杨生

芒种时节，雨水润泽大地。阳光穿过薄云，在湿润的空气中晕染开来，为大地披上一层朦胧的光纱。此时，从巷陌到庭院，总飘散着独特的清香——那是青梅在时光里酝酿的气息。

青梅是芒种馈赠人间的珍宝。青中透黄的果实裹着细密绒毛，在阳光下泛着柔和光泽。轻咬一口，酸涩汁水恰似晨露漫开，带着山野的清新与时光的沉淀。古人“芒种煮梅”的智慧，正是因这时的梅子酸味纯粹，饱含生命力。

记忆中，祖母煮梅的光景总带着禅意。她先将梅子浸入淡盐水，“让它们褪去锋芒”。沉浮的梅子渐渐湿润如玉，表皮泛起珍珠般的光泽。灶台上，梅子与冰糖在水中轻舞，像在跳一支古老的圆舞曲。待梅皮微皱，糖水染上琥珀色，祖母便小心地将它们封入青瓷罐，如同珍藏一段时光。

这酸甜滋味，早已刻进南方人的时令记忆。《齐民要术》载“梅实味酸，主下气”，岭南人用米醋腌渍取其清冽，江南人以糖渍保留醇厚，酸甜比例恰似梅雨季的阴晴变幻。

北方农人同样深谙芒种养生之道。关中平原新麦飘香，农家以麦仁配甘草、茯苓熬制“三白汤”健脾祛湿；山东讲究“芒种吃三鲜”——新蒜、嫩姜与头茬黄瓜凉拌，既开胃又

解毒；燕赵之地更有“尝新麦”习俗，麦仁与红枣、莲子同煮，取“五谷养人”之意。这些质朴的饮食智慧，与南方青梅之味异曲同工，都是对节气最本真的回应。

煮好的梅汁兑上井水，便是夏日沁脾的佳酿。劳作归来饮一盏，酸爽能涤尽疲惫；食欲不振时含一颗盐渍梅，顷刻唤醒味蕾。祖母常说：“梅子懂得时节韵律，知何时该酸，何时该甜。”

去年芒种，我在皖南见证安苗习俗。农人用新麦捏成面塑祈福，老人取出珍藏的梅子酒，琥珀酒液中的梅子如凝固时光的精灵。“这酒最能解乏祛湿。”老人轻抚酒坛，“是祖辈的智慧。”坛口开启时，梅香酒韵徐徐舒展，恰似白居易笔下“青草湖中万里程”的意境。

如今快节奏生活中，自家煮梅已成奢侈。超市酸梅饮品虽便利，却少了与时光对话的韵味。我按祖母方法煮了一罐梅子，看着玻璃瓶中沉淀的琥珀色，忽然明白：这不仅是在制作饮品，更是在延续与自然对话的方式。

新麦飘香的六月，农人躬身田间仍不忘品味青梅馈赠。这酸甜滋味提醒着我们：真正的养生不在追逐新奇，而在聆听时节的声音，于快慢间寻得生命韵律。

